说点客气话

龚静

辛丑年秋家人从某外资企业退休,其公司员工特地聚餐座谈,送礼送卡片,“对自己好一点,在合理范围内多花花钱”,这是95后年轻同事在众人签名卡上的率性留言;“不必再为供应商变故发愁,也无需再为出口担忧。俱往矣,待重聚,共话峥嵘岁月稠”,共事二十多年的60后同事感慨真诚的话语。看到久违的手写卡片,旁人如我都有些感动的。

而远在意大利的前任、再前任以及现在外方公司直接上司老外,他们第一时间写来邮件道别,除了照例的感谢话语,还回忆曾经一起的出差,以及旅程中的回忆。“我希望不久可以再次来到上海,一起晚餐”,马丁说。安东内洛道:“我们一起工作了16年,一起在中国的旅行常令我回忆。你来意大利或我去中国,我们一定要再见面哦。”而早已离开公司另在欧洲某地就职的哈德曼先生的邮件更是满满细节和回忆,“我们1993年就认识了,你是一个模范员工,非常感谢你给予我和我家人在中国生活时的帮助。你在我们美好的中国记忆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哈德曼先生的孩子都在上海出生。邮件以他和太太及一双儿女署名。

虽然英文书信的某些用词翻译过来自带某种客气礼貌感,但这几位老外的表述都各自皴染着彼此共事的细节和回忆,所以读着能让人感觉到不全是空无表面的客套,言辞真诚。何况已非同事了,还有时差,且工作忙碌,也可以不必掐准了时间跟一位前同事道个别的。

客气不客套,这样的客气话,给人真切的回忆和暖意。

反观那种印刷体的,人手一份的“感谢你为xx做出贡献”之类的一纸粉红,拿在手里无温度,也没什么感觉,虽然晓得终究也是“感谢”,但也晓得不过是一种程序。在一个校长不会认识普通教师,甚至见到也不会朝着普通教师点个头的情形环境中,有一页粉红的“感谢”,以及一个全校统一的仪式,程序到位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才是准确的心态和姿态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单位敲锣打鼓欢送员工“光荣退休”的情形,想来是不见了的。那种架势貌似有点过于隆重,表演性是免不了的,但至少能郑郑重重地这么被工作几十年之地如此隆重一回,人都免不了心生感念的,自然不必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只是安慰一点渴望期许的人性罢了,但终究染了几许回忆的腮红,人生或长或短,辉煌或平常,末了不过求缕缕回忆的念想罢了。如今,敲锣打鼓倒是转为微信群表情符了,诸如“鼓掌”“礼花”“玫瑰花”等,有的两三种兼用一长串,接下来的“群众”会拷贝复制,再一长串,如此,手机炸屏,倒也颇为闹猛,当然知道这样的闹猛是信息流的客气,想想好多发表情符的前同事在走廊里擦肩而过,都是陌生眼神,或者明知邻室也不会点个头微个笑,你想微笑一下,自忖是否多事,因为人家眼睛都不看你呀。人艰不拆,有表情符,有客套,蛮好。

当然,也有鲜花掌声,可非遍地撒花,那是献给优秀职工的,当然优秀者当得起,只是普通者似乎就不必了。虽说人生而平等,那是理念,各种等级分别观念才是现实。几年前在朋友圈看到华师大中文系为一位资料室职工举办荣休座谈会的推送,大家纷纷点赞,其实也明白何以如此平常之事会成为稀罕,因为职工非官非名教授,但为单位一视同仁且颇有人情味仪式感地欢送退休,在某些大门面单位里颇为稀少吧。最近看到笔者所在大学中文系也开了一次2021教职员工荣休座谈会,倒是名教授普通教师一并,并无分别,陋识所囿之前未有所闻,得此届系主任确认“此乃第一次也”。说点感言,拍张合影,也许已然走过场,但走过和没走过,究竟还是不同,或为当事人日后此情可待成追忆。

AI时代,亲朋间还能说几句客气话,善自珍摄,祝福安康等等。说来中国传统书信的礼貌用语堪称宝藏,可惜如今之使用可谓依稀;陌生人间客气话似乎大有省略之势,公共场合一言不合开骂争吵,简单粗暴,不肯礼让,甚至乖戾暴躁,于是事态升级,其实说几句彼此体谅的“不好意思”“对不起”“麻烦了”“打扰了”,有些事也许能化大为小,至少不必火药味弥漫。诚然,诱惑多、欲望烈、压力大、焦虑、烦心事多,现代人生活工作皆辛苦不易,但说起来其实哪一代人是容易的呢,痛点差异罢。客气言善,于己于人于社会,善莫大耶。

那天从容私信我:“我读博后时被安排给研究生上课,那时在教师休息室遇到你,几个学生在问你问题,那时候觉得你好优雅。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记忆里,所以听到你退休还是挺伤感的。”还是庚子夏日,在合规年龄申请提前五年退休,心力衰退,就不等花甲了。与已是教授博导的从容平日来往并不多(当然目之所及她的文章会拜读的),她特地私微,我们聊了几句。从容所说的那个场景是往日工作之日常,所谓优雅自然也是美化了的,但从容的真诚已然感铭于心。

那间教师休息室在二教底楼,窗外可见曦园香樟,彼时灯光昏暗,现在想来恍然一梦。

松林梅桃李杏七言联(书法) 周柬谷

南社文人陆澹安

袁娜

每当漫步在法国梧桐下,望着那些映满斑驳阳光的老洋房,总会想起文人旧居里那些被尘封的璀璨时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于上海是一段特别的记忆。他们那一代的读书人,受过良好教育,大都读过私塾,有很深的国文修养,也接受过西方教育,在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受到新思潮影响,在他们身上,既有“旧式”文人的特点,也有新兴时髦知识分子的特质,有知识,有情趣,有性格,他们治学严谨,涉猎广泛,懂学问,会生活。生于1894年的陆澹安先生便是这样一位丰神俊逸的文人。

陆澹安仿佛那个时代文人的缩影。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早年从事教育,当过校长,做过编辑,写过小说,研究过电影戏曲,曾和洪深、严独鹤一起创办了中华电影学校和中华电影公司,集写、编、导于一身,还是民国著名影星胡蝶的老师,擅写弹词,红遍大江南北,涉及商界,是将云南白药(百宝丹)引入上海的第一人,与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秦瘦鸥等作家被列为“鸳鸯蝴蝶派”。

上世纪40年代后,他的兴趣由外转内,放在学问研究上。撰写了《庄子末议》《列子补注》《汉碑考》等著作。还一人编就了《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两部大词典,钻研文史戏曲。他的《水浒研究》有些地方是驳正胡适《水浒传考证》看法的,胡适也曾打听“何心”(陆澹安笔名)是谁,后来胡适有一次在美国,碰巧有人介绍他认识陆澹安在联合国工作的女儿,他说,“你看到你父亲时,请对他说我认为他的商榷意见是对的。”

我们现在常常举办画展,殊不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陆澹安便与施济群、朱大可、朱其石策划起了展览,创办了艺海回澜社。由他做规划,安排具体事宜。朱大可描述:凡所计画,自视吾辈之尚空谈者为尤胜且详。以出版附其中,别为展览、代办、出版、持售四部分,可谓条分缕析、纲举目张……《金钢钻报》中写道:“谭次,忽及组织文艺社事,澹盦时发规划进行,若者为展览部、若者为介绍部、若者为出版、搜售部,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他们在《金钢钻报》发布女子作品征稿启示,下图便是1932年刊发的女画家顾飞的作品信息,附两首朱大可的题画诗,并刊画例,在对青年女画家的推介与市场推动上有重要作用。

此外,陆澹安的字写得极好,常被邀题写报头。郑逸梅曾赞他:写得一手好魏碑,他不到馆则已,到馆我们便要他写标题。施济群也说:“老友澹盦,写得一手好字,行楷篆书,色色精工,但要算隶书的功夫,下得最深,我眼见他足足写了二十多年的汉碑了。近来写隶的人极少,像澹盦这一手书法,在现代书家中,实在是不可多得。”不仅如此,他还有大量书法文稿、书刊题名、金石考证、题跋文字,深见其艺术见解与造诣,但他一生低调,他的藏书、金石文字考证、碑版研究等珍贵史料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捐献给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一生淡泊名利,“无营斯澹,能忍则安”是他的人生写照。关于陆澹安的文艺故事还有更多等待我们去发掘。

我啊,走自己的路

刘伟馨

日本影片《我啊,走自己的路》,是讲述独居老人的故事。日高桃子,75岁,丈夫早逝,一双儿女都不跟她住。她总是自言自语:“我啊,脑子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使了,那今后该怎么办,一个人要怎么活下去。”早上躺在床上,电影通过她的替身这样说:“继续睡吧,反正起来也没什么事,反正今天和昨天也没什么两样,躺着也是一样过日子。”影片总是出现桃子煎荷包蛋、做菜、独自吃饭的镜头;她大把吃着药,贴治腰疼的膏药,去医院看病;她喜欢阅读关于古生物的书籍,所以常去图书馆。

这部电影,根据若竹千佐子60多岁后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改编(中文译本名为《我将独自前行》),这也是她的处女作,曾获芥川奖。作者通过回忆,讲述自己的生活。小说自言自语,或者说,是人物的心灵对白,而在电影中,导演冲田修一(曾执导过《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从女主桃子分身出三个男替身,他们穿着和她一样的毛线马甲,跟随她,与她对话,他们是她的影子,他们就是她……这种让另一个自我“可视化”“具象化”的表现手法,使得电影有别于现实主义叙事,别具一格。

这部以回忆为主体的电影,在过去和现在、现实和幻想中来回切换,很多转场镜头妥帖、自然。比如,打开住屋的门,就是一场假想的桃子75岁特别演唱会,关上门,只有她孤独地吃饭。再比如,电视里播放着筹建奥运场馆新闻,回顾1964年的东京奥运,场景出现桃子(苍井优饰演)年轻时逃婚的情景,她从乡下来到城市,在面馆、居酒屋、饭店打工,认识了周造,然后结婚、生育儿女,成为主妇。桃子原本渴望成为新女性,但逃脱了家庭包办婚姻的束缚,结果又陷进古老生活方式。她认为,“爱情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与爱情相比,自由、自立更重要”。但她是不是不爱丈夫?不是,她从不后悔与丈夫在一起。丈夫的去世,她认为,是他留给自己的温柔,是他让自己寻找到活下去的意义,“我会独自一人走下去”。

电影里老年桃子和奶奶相遇,现在她变得和奶奶一样老了,她捏着奶奶手上的皮肤,切换的画面里,是小女孩时的桃子,她也捏着皮肤,嘻嘻笑:“像年糕一样。”老年桃子由田中裕子饰演,她三四十年前在电视剧《阿信》里的表演,扬名世界。老年桃子孤独,但有活力;寂寞,但不悲伤,且带着喜感。你看她跳爵士舞,她走路的姿态,她可爱的表情,田中裕子没有让她充满暮气。桃子的儿子从大学辞职后搬去别处,音信杳无,桃子说:“我当他不在了,这样想会比较轻松。”她明知女儿为向她借钱来探望她,她依然在女儿离开后,盼望着女儿何时再来。小时候,她求奶奶买一条有荷叶边的裙子,奶奶没买;结婚后,她熬夜为女儿做一样的裙子,女儿却不喜欢。她伤心,但又接受了现实。

读碟

电影有一段将近25分钟的戏:桃子背上背包,带上水杯,行走在秋天的树林里。她感叹:“老头子死得早,孩子们变得疏远了,没想到这个秋天会这么寂寞。”这几乎是她人生的回顾:树丛下,她遇见了年轻时的自己、丈夫和儿女;树林深处,她撞见了她的父母和奶奶;林荫道,她和年轻的丈夫手挽手漫步;山道上,她遇见了童年时的自己;在丈夫的墓碑旁,老年、青年和童年时的桃子,三代同框,眺望着远方……不同时空凝聚在同一画面,使得电影有着别样的意趣。

电影穿插许多与远古有关的画面,当最后面如古猿人的医生,对桃子说出一番话,“生生死死,经历过漫长的时间,然后才有你,生命真是如同奇迹一般”,导演的意图彰显无遗。

夜光杯

“倪是困梦头里也要笑出来”

张志萍

如何替幸福的人们表达幸福?我有幸赶上,悉心观察,认真采写。“作家奉贤行”的活动向不熟悉乡村变化的我们展示了精彩图景。奉贤行的第一站便是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李窑村。

车一停下,李窑村村口一栋栋白灰相间、错落有致的中式楼房映入眼帘。信步远眺,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以绿为基、以水为韵、以文为魂、以业为核”,江南水乡赋予的自然生态禀赋,在这3.18平方公里尽情显现。

走近李窑村,热心的村民杨勤芳和我唠起了家常。今年72岁的杨勤芳阿姨曾任李窑村妇女主任、农副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作为李窑村今昔变迁的亲历者,杨勤芳深有感触。那时,不仅她家里穷,村也是个穷村。每到收割的时候,整个村只有一台收割机,村民要割麦子,只得等一家家用完了才轮到自己;数次招商引资,投资方虽感兴趣,终因交通等问题无奈搁浅。因为贫穷,村干部连饭都舍不得吃,区镇领导来,客饭都留不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造的楼房板房,因年代久远,屋顶漏水、瓦片支离破碎……

乡村振兴,给户籍只有2396人口的李窑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村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村里对60岁以上的老人,一年四次重大节日,每次都发放很多食物。“去年重阳节,发了糕、牛奶、枣子、葡萄等8样东西,小小的山轮车装得满满的,临近区施工队的工人看了很是羡慕。”

近年来,李窑村通过股金、租金加薪金方式,筑巢引凤,打造具有现代品格、江南韵味、水乡特色的村庄。将原有的旧居打造成民宿对外出租,这个新生事物,对个别村民来说一开始并不是很理解、很支持,他们抱着观望的态度。很多人看杨勤芳是什么态度。杨勤芳说,她是第一个签协议书的。她将家里的三上三下大楼房出租,每天6毛一平方米,一年可收入5.3万余元;后面三地两楼和老爱人自住。她老爱人是镇保,一个月退休工资2480元;她是农保,一个月退休工资1400元。村里为了拉近农保和镇保的差距,对农保退休的老人每月增加300元,这样杨勤芳和她爱人退休工资加起来有近4000元了。菜是自家种的,大白菜、卷心菜、萝卜、芹菜样样都有了;鱼和肉到镇上去买。现在大块的肉他们一般都不吃了,经常是搞点肉丝,或者芹菜炒,或者大白菜炒,吃了更精细化了。

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村里睦邻点有老人活动室,很多老人每天吃好中饭就到睦邻点活动,有的唱歌跳舞,有的念快板、做游戏,不亦乐乎。

每天晚上5点半,李窑村家家户户房屋前、走廊、树下、道路、河边亮起了景观灯,“像皇宫一样好看!倪现在开心得来,困梦头里也要笑出来啊!”杨勤芳说。

倪村干部老苦哦。有个村干部,面孔晒得红了发黑;汗冒出来,几根头发粘在一起,像一个刚刚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小鸭子。杨勤芳发嚯的话语,令我忍俊不禁。

当年李窑村很多年轻人为了心中的诗和远方,抛家弃子赴他乡打工,生活颠沛流离。随着近年来的发展,李窑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上海市美丽乡村”“奉贤区美丽乡村示范点”“奉贤区旅游示范点”“奉贤区和美宅基创建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那份难以割舍的乡愁,让很多游子归心似箭。“九宫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李窑村,切切实实地实现了“城市繁华、农村繁荣、万物和谐、人民幸福”的精彩“蝶变”。

十日谈

幸福的菜单

责编:杨晓晖

春节临摹莫奈的《日落时的雪景》,瑞雪丰年,应时应景。